

民族大实业家传记系列

赵云声 主编

行人著

张謇传



状元大实业家

三次九天科考，两天的复试和殿试，得了头名状元！与其空耗时光，不如回乡干点实事！

中国非改弦更张，兴办实业和教育不可！南通纱厂初起步。

百年洪荒，辟垦之人——南通张！

诸君须忠实不欺，艰苦自立，不妄自尊大，不妄自菲薄。

日本人挑起大拇指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与其多言，不如多干；与其空发议论，不如身体力行。

立宪之议再拖下去，革命必起无疑！

武昌起义，他看到了火光，听到了枪声……

「南通张」赴任与「辫子张」离宁成了袁世凯的交换条件

《绣谱》将他和沈寿女士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岁月无情溢然逝。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张謇传



状元大实业家

赵云声 主编
行人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謇传 状元大实业家/行人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7-216-04820-2

- I. 张…
- II. 行…
- III. 张謇(1853~1926)—传记
-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787 号

张謇传 状元大实业家

行人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216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6.87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21.00 元

书号:ISBN 7-216-04820-2/K·53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录

张謇传

状元大实业家

序章

科举之巅峰论学友 / 1

三次九天科考，两天的复试和殿试，得了头名状元！与光绪同尊一师，攀扯起来也是学友。

第一章

京师无绪空度时 / 3

水浇雨淋中，他感到了屈辱……

与其空耗时光，不如回乡干点实事！

中国之败，全在李鸿章一人！

故人袁世凯来访，又勾起十三年前的往事……

父亲病危，使他终于有了脱身南归的机会。

第二章

辞官南归拓新境 / 21

中国非改弦更张，兴办实业和教育不可！

《马关条约》逼出了一个清醒的总督。

办厂需要集股筹资，可是……

他跟两湖总督比起建厂速度。

有这个，搬运机器就通行无阻了！

第三章

南通纱厂初起步 / 38

南京授徒,北京卖字,天津问卜……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厂有厂约!
告贷无门,可怜沪上卖字论雅。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像货物一样也能花钱买动吗?
存必成必胜之心,备可败可退之计!

第四章

垦牧公司又绘图 / 54

为了不受牵制,他想自办垦殖场……
代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
你爷爷埋在什么地方,我知道!
海边荒滩一下子变成了官司之地。
百年洪荒,辟垦之人——南通张!

第五章

富强之本在教育 / 71

小学为教育之基,师范为小学之母。
选址建校时,他遇上了一个抽大烟的和尚……

大佛见了状元也害怕呀！

开学前夜，他笑吟道：忽闻一夜春风起，还见明日桃花开……

诸君须忠实不欺，艰苦自立，不妄自尊大，不妄自菲薄

第六章

东渡考察为自强 / 90

日本人挑起大拇指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老子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君主立宪，慈禧太后会答应吗？

总督说：奏议朝事，先要号准朝廷的脉搏……

帝师翁同和垂危之际，又将张謇跟皇帝扯在一起。

第七章

好梦难圆空寄托 / 109

迫于大势所趋，慈禧太后也读起《日本宪法》

要办成几件事，恐怕没有你我这些书呆子不行。

朝鲜旧友审视张謇的胡子说：都老了，都老了。

汉王是酒鬼，谁要是在他家乡建酒厂，他准乐意！

与其多言，不如多干；与其空发议论，不如身体力行。

第八章

回天无力旧国亡 / 127

皇帝和太后死了，这对君主立宪是吉兆还是凶兆？

集资筹款是否用在正处，要有一个监督机构。

立宪之议再拖下去，革命必起无疑！

洵上钓叟并非闲云野鹤……

内阁总理大臣掩面大哭说：我也知道国朝要完了！

第九章

共和旗下忙奔走 / 148

武昌起义，他看到了火光，听到了枪声……

只听“喀嚓”一声，那油光发亮的辫子就从头上脱落了。

宋教仁拿着电报说：孙文要回国了，中国有主心骨了！

民时夏正月，国运汉元年，除旧布新在即。

这个孙大胆，我真拿你没办法……

第十章

进退两难南北议 / 165

我对孙文的某些做法不敢苟同，但对他的品格是崇敬的。

杀了宋教仁,还有我章炳麟,看他袁世凯把我也杀了!
看起来,袁世凯缠上他了……

“南通张”赴任与“辫子张”离宁成了袁世凯的交换条件。
袁大总统冷笑道:什么国会!国会顶屁用!

第十一章

浩然正气两淮地 / 181

让小皇帝退位,竟想自己当皇帝,这个袁大头!

劝阻不成,他跟袁世凯彻底决裂了!

儿子的婚事在新旧礼仪中进行……

《绣谱》将他和沈寿女士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他从悲痛中来到水患灾区……

第十二章

岁月无情溘然逝 / 197

人有人格,佛有佛格,国有国格和尊严!

“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

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互相尊重,友好相待……

他对儿子说:你是一棵树,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材!

这年夏天,气候特别闷热,他倒下了……

序 章

科举之巅峰论学友

三次九天科考，两天的复试和殿试，得了头名状元！与光绪同尊一师，攀扯起来也是学友。



张謇荣中一甲一名所
着朝服衣冠照。

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又称甲午年),为了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国上下早在一年以前就开始忙碌起来,光绪二十年本来不到科考之年,这时也破例举行了恩科取士。

三次九天科考,加上两天的复试和殿试,也竟得了头名状元!

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卯时刚到,他就来到太和殿准备接受光绪皇上的陛见。

在阁老和考官的引导下,他躬着腰,低着头,一直往里走。当发现自己脚下触到一个黄色蒲团时,他才知道自己到了金銮宝座前面。他连忙停住脚步,跪伏在蒲团上面……

大殿里寂静无声。他不知道皇上是否已经君临大殿,又不敢抬头去看,只好静静地等待,连大气都不敢出。

“朕问卿士，下边跪着的就是翁师傅多次赞誉的大孝子、江南名士张謇张季直状元吗？”

声音从上前方飘过来，好像来自大殿的藻井，又好像来自九霄之上……

他知道这是皇上在问自己了，于是连忙朗声答道：“回圣上恩询，在下正是江南名士翁公翁大人的门生张謇，但张謇本人却是江北通州人士。”

“啊，好啊，江南江北同为人文之薮，本朝国初状元李蟠也是江北人士嘛！徐州离通州不远吧？”光绪皇帝笑了笑，又打趣道：“翁师傅为朕师，也为爱卿之师，朕与爱卿同尊一师，都是翁师傅的门生，如此攀扯起来，朕卿之间也算是学友了！哈哈，既为学友，那就平身说话吧……”

“谢圣上恩赐。”张謇站起身子，退后一步，又惶恐不迭地说道：“臣下平身回话可以，却万万不敢跟圣上……”

“怎哩？”光绪皇帝不等张謇把话说完，就大惑不解地问道。

张謇挺了挺身子说：“君臣有别，尊卑有序，张謇怎敢跟圣上忝居学友之列啊！”张謇心想，光绪皇帝虽比自己年轻，但一个是君，一个是臣，怎好互称学友呢？皇帝可以这样说，自己却不能这样接受，乱了法度可不是闹着玩的。

见张謇面有惶恐之色，为了缓和大殿里的紧张气氛，光绪皇帝又淡然一笑，问道：“状元今年多大岁数了？”

张謇答道：“臣下四十有二了。”

光绪皇帝更加兴奋了，忙说：“如此说来，状元还年长朕十六岁呢，是朕的学长了……”说着说着，又扯到了张謇惶恐不安的称谓上来。

张謇不等皇上说完，忙又揖首谦辞：“不敢，不敢，万万不敢。”

光绪正襟危坐道：“状元不必惶恐，朕封授爱卿为翰林院修撰，卿为文章魁首，朕为国家魁首，从今往后，卿与朕正应同心合力为国为民效劳才是啊！”

“诚然如是，臣当努力报效圣上国家。”

欽賜
點進殿
翰士試貴
林及一府捷
院第甲少報
修第大
撰一老
名爺
張謇
客
恭
應

報
錄
入
正
林

张謇中状元时的捷报。

第一章

京师无绪空度时

水浇雨淋中，他感到了屈辱……
与其空耗时光，不如回乡干点实事！
中国之败，全在李鸿章一人！
故人袁世凯来访，又勾起十三年前的往事……
父亲病危，使他终于有了脱身南归的机会。

三个月过去，时局大变。

这年7月，中日宣战，爆发了举世闻名的甲午战争。

战争触动了国家的中枢神经。为了应付战事，清廷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老佛爷”慈禧太后操纵权柄，光绪皇帝虽然已经亲政多年，但所有大事还得请示慈禧太后。为了便于请示，光绪皇帝恳求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回宫，慈禧太后虽然不那么乐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了。

7月22日阴雨绵绵，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卯时过后，慈禧太后草草用罢早膳，摇摇晃晃走到窗前，看了看天，不禁骂道：“老娘的六十大寿至今还不见张罗出个眉目，又赶上打仗了，老天爷也跟我作对，好好的湖光山色不让老娘受用，下什么雨呀，回什么宫呀？”

太监李莲英从门外走进来，献媚地笑道：“鸾舆已经备好，老佛爷快登辇上路吧！”说着，撑开盘龙翔凤的黄色油布大伞，引领慈禧太后出了乐寿堂。

这时，西华门的门洞里挤挤撞撞地簇拥着一二百名文武大臣，他们是专门等在那里迎接慈禧太后回宫的。在听到车辇已过金鳌玉螭桥的消息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仁寿殿前乘舆照。前右为大总管李莲英，前左为二总管崔玉贵。

之后，领班的内阁大臣立即撑开雨伞，高高地举过头顶，站到西华门外的场地上，大雨也随即从四面八方向他卷来，鞋靴袍襟登时湿透了。顶戴也落入水中……

大雨中，一个传报消息的小太监驰马从北长街跑来，报告说：“鸾舆已经进北长街，快点准备迎驾！……”

午时二刻，只听“哗啦，哗啦”一阵水响，仪仗队伍从北边蹚水过来了。当仪仗队伍和慈禧太后的车辇来到西华门外时，内阁大臣高呼一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驾临，文武百官跪拜迎驾——”说着，连忙垂袖屈身，仆伏跪在水中。

百官们听见内阁大臣呼叫，也赶紧仆伏在地，跪在水里，头也不敢抬一抬。只听一阵不甚整齐的声音：“恭迎皇太后圣驾，敬祈皇太后圣安。”

车辇里，慈禧太后目不旁顾，看也不看泥水中的大臣们一眼，车辇停也不停，倏忽之间就进了西华门……

仪仗队过了足足一刻钟，百官们在水里也足足泡了一刻钟。雨水顺着顶戴上的红缨络和红顶子流下来，顶戴立即像砍而未落的人头一样，红色的水流如同泉涌的血浆一般流到衣领上，流到袍襟上，流到水面上。西华门外的场地上，顿时变得如同刑场一样，到处漂红，到处是血……

“百官平身退散——”内阁大臣呼叫。

“那是谁啊，怎么不起来？”众人问道。只见场地上还有两个人跪伏在水中，一个在那里蠕动，一个干脆一动不动。众人甚是惊奇，一齐呼叫：“快起来呀，迎驾结束了！”

“我，我，我爬不起来呀！”答话的是一个年逾八十的老者，在泥水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叫张之万，是翰林院中一个老资格的修撰，又因“内阁学士”的缘故而被人称为“相国”。他是南皮张之洞的堂兄，时谓“南皮二张”，本来早该告老还乡了，只因仕瘾不泯，而今还要在这里领受此等苦罪……

见张之万实在爬不起来，几个翰林从门洞里冒雨冲到场地上，将张之万扶起来。张之万嗦嗦发抖，牙齿“咯咯”作响，袍襟衣裤早已湿透，浑身上下水淋淋的。他跌跌撞撞地进了西华门，长叹一声：“我，我，我怕是不行了！”

“这叫什么事？这叫什么事？”场地上，另一个跪在后排角落而不曾起身的中年翰林怒声自语道。在群臣伏地跪拜时，他也伏地跪拜了，但又立即挺起脖子，抬起头，两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慈禧太后的车辇。当他看见慈禧太后目不旁顾的那副高傲神态和翰林们被大雨浇淋的惨象时，他的心被激怒了。他呆呆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动不动。在内阁大臣宣布“百官退散”时，他仍然跪着。对他来说，所有外界的一切几乎都不存在，什么风呀，雨呀，水呀，早已视而不见，现在他的心里只有五个字：“这个老女人！这个老女人！这个老女人……”这是怨？是恨？他不知道，他只觉得心里堵得慌，憋气、郁闷……当然，他也知道在这种场合里，自己不该抬头直视圣驾，更不该在心里怨恨太后，但他止不住，没有办法，在感情和理智的较量中，这叫情不自禁！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今年恩科殿试的头名状元，如今封授为翰林院修撰的南通名士张謇——张季直。

大雨仍未停歇，翰林们大多回家了。张謇无家可归，独自回到南通会馆自己的居室。他脱下湿透的衣袍，晾在屋内的绳子上，然后向会馆要了一菜一汤，草草用罢午膳，就躺在榻铺上歇息了。

还在今年初春时节，就要迈入四十二岁的张謇奉父兄之命来京参加恩科取士，就曾来过这家会馆。这里是南通会馆，张謇又是南通人，不到这里还到什么地方去呢？可是那时这里饮食恶劣，馆长倨傲气盛，竟看不起身无一职的张謇，致使张謇不得不改宿别处。两月之后，张謇殿试得

中，以一甲一名的状元身份而轰动京师，南通会馆才不得不邀请张謇回馆居住，于是张謇又回到了南通会馆。而一度冷落和淡忘了的仕途之心也才渐渐变温变暖了……

张謇不能忘记自己殿试得中而被朝廷和皇帝召见时的动人情景和激越心情，是的，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是今年4月24日五更时分，他跟同考的进士一起来到乾清门外听宣，当宣布他得了一甲一名而跟榜眼尹铭绶和探花郑沅一起被引见时，他是何等的欣慰和高兴啊！三十五年的勤苦攻读总算有了结果，一步登上了科举的峰巅！第二日，也就是4月25日早晨卯时，皇上在太和殿陛见张謇，张謇该是多么激动啊……

但是时间仅仅过了三个月，张謇那时的激动心情差不多已经消退殆尽了。他深切而又沉痛地感到朝廷腐败、无能、丑恶和糜烂。上月23日，日本人在朝鲜不宣而战，中国作为朝鲜的保护国却一味地姑息退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讨好主子慈禧太后的欢心，将搜敛来的银子不用在加强军备上，却成千成万地花在筹备10月10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上……

“这叫什么事？这叫什么事？”张謇想到李鸿章献媚慈禧太后的事情，嘴里又不禁嘟囔起平日的那句口头禅。他在卧榻上翻了一个身，又闭上了眼睛。他想静息一会，但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张謇心想：国家好比一个肌体，肌体的腐败坏死，不在外敌，而在自身；中国的病根不在百姓，而在老女人慈禧太后身上。她毫无治国之能，却有揽权之术，本领不及吕后和武则天，歹毒与淫威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她重用和信任的不是人才，而是拍马逢迎和纳献贿赂的小人与奴才；对于臣民毫无一点恻隐之心和人格尊重，而正直的士子和臣中的清流又恰恰多以此项为择君的标准……

就说今天晌午的迎驾活动吧，那么多大臣泡在水里，淋着大雨，伏地跪迎你慈禧太后，你慈禧太后竟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你眼里还有臣民吗？你为臣民，你为士子，竟连主人家的一只鸡一条狗都不如，要说是鸡是狗的话，那也是落汤鸡落水狗了，士子臣民们今天算是斯文扫地了！

唉，当官不由己，空忙耗时光，碌碌无为，看起来这官不能再干下去了！张謇想到这里，再也躺不下去了。他“腾”地坐起来，两腿一伸下了地，一边在斗室中来回踱步，一边思考着今后的人生。他想辞官不干，回

家去种田,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夫,当然累是累一点,苦也苦一些,但那吃的是自己的饭,而更重要的是身不在朝中,对于朝中的腐败和糜烂,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落个自我清静了!

张謇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一边看着桌子上的文房四宝,一边在心里反复思忖,渐渐觉得深思熟虑了,但辞官南归是一件大事,需要跟自己的恩师先通通气,商量商量,于是决定给翁同龢和写信,征询意见,再定行止。

张謇坐下来,打开墨盒,展纸提笔写道:

恩师翁公门下拜禀:门生迎驾大拜归馆,心潮难平,亟欲师府造访求教,适逢大雨不息,只好诉诸笔端。如

今时局艰危,国事破败,韩战月余,主事者不察军情而战心决然,胡能取胜?门生本以为太后回宫即可召见群臣,其时群臣则可直陈下情,然太后置迎驾百官于雨淋水泡之中而不顾恤,臣心诚能不冷?门生意欲辞官南归,不知恩师何见,还乞教诲……

信文写毕,张謇忽又想到韩战的军费度支一事还可以提醒恩师几句,于是他接着写道:

前闻韩战军费一事,李合肥先营淮军,后饬北洋,另有积银而不用,却屡向户部索取,户部无银,难填合肥之欲,此也为战事最终结局而准备借口也。诚若是,则事不在小,恩师不能不预有所察而早有所防也。门生以为,为臣当为功臣,若时局浇漓难为功臣,也应为良臣,而断不可为罪臣,尤不可为代他人受过的替罪之臣。李合肥罪嫁何人,门生将拭目以待。恕不多言,还祈师安!

门生南通张季直

甲午七月二十二拜



张謇曾任中华民国政府实业总长。

张謇放下笔，又将信文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觉得有几句的话的用词不甚妥当，本想修改誊抄一番，但又想到这是给自己的恩师写信，言宜直，意宜明，无须修饰，也便不改了。

张謇从抽屉里找出一个信封，写上翁公的姓名和府第地址，叠好信纸就往封套里装，一看信纸上还没按自己的印章，于是又找出自己的闲章加了印，将信文重新塞进封套，仔细封好，然后送交会馆的门房，说：“速送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翁尚书府第！”

门房接过信函，愣怔了一会，说道：“大雨不停，平地三尺水，出不了门，张状元的这封信今天怕是送不出去了。”

张謇看了看天，短时间内毫无一点晴意，于是只好闷声答道：“天不作美，着急也没有用，今天送不出去，那就只好明天再说了……”说着，将两手一摊，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几天以后，张謇收到翁同和一封便柬，内中称赞张謇书信“所论极是”，只是说到辞官南归时才表示“此事为时尚早，可从长计议，不必心急。”看了翁公的便柬，张謇辞官南归的打算只好暂时作罢，而在京师静观时局的变化了……

时至8月中下旬，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败迹越来越明显，李鸿章一手遮天的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8月，憋闷、燥热的8月啊！

在陆上，一个多月以前从南韩退到平壤的清军又遭到日军的进攻，刚刚被李鸿章任命为清军驻韩统帅的叶志超，只让清军构筑防御工事，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势，临到日军攻来时，一万四千多名清军又只有极少数将士抗击敌寇，将领中更是风毛麟角，只有一个左宝贵顽强抵抗，英勇奋战，最后中炮身亡。其他将领则多率众逃跑，尤其可恶的是统帅叶志超一见战事不利，便立即树起白旗，下令所属各营弃城而走，仓惶之间，竟将存储在平壤的四十门大小炮械和一万余杆枪械，以及众多的粮饷，都留给了日军。日军跟踪追击，一下子逼到鸭绿江边……

在海上，北洋海军也受到了挫折，演出了更加悲壮而又惨烈的一幕！8月18日，当北洋舰队护航从大连运兵到大东沟而准备返航时，突然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发炮还击，飞桥因年久失修，刚发一炮就被震断，统帅丁汝昌从空中坠落，身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

管带刘步蟾顶替丁汝昌担负指挥作战的全权。海战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参战的大小十三艘舰船，两艘逃逸，一艘被逃船撞沉，三艘被日舰击沉，七艘受到轻重不同的创伤。致远号在受到重创之后，弹药用尽的危急时刻，舰长邓世昌命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猛烈撞击，不幸被日舰的鱼雷击中而沉没，全舰 250 余人壮烈牺牲。经远号舰长林永升指挥全舰将士英勇奋战，舰船受到重创后沉没。主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也坚持战斗到底，致使敌舰不能取得全胜，日军十二艘舰船在一沉数伤之后不得不暂时退走外部海域。

战况呈报天津北洋海军大营，李鸿章吓坏了，立即下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进威海卫，遵照他的“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既定主张，不许出击……

消息传到京城。京城中的文武大臣一片惊愕：“败了，败了，中国败了！”

9月6日，翰林院里的翰林们听说清军战败，都悲愤不已。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嘀嘀咕咕，议论纷纷。这个说：“经营了几十年的北洋水师如今一败涂地，国运不佳，怕是不行了。”那个说：“中国的兵力和舰船比日本多，怎么就打不过小小的一个日本呢？原因何在？原因何在啊？”说话的人摇头，听话的人也摇头。这时，只听角落里冒出一句：“中国之败，全在李鸿章一人！”

众人听了，不禁一愣，循声看去，只见张謇发出那句振聋发聩的惊人之语之后，又在那里愤笔疾书了。张謇不是一般的那种只发议论而没有行动的清流人物，而是将自己的见解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诉诸行动的实干家。现在，他要将自己的思虑变为文字，上奏给皇帝，促使朝廷尽快做出决策；奏折的内容就是李鸿章误国，恳请皇上撤换李鸿章。

这是一个弹劾的奏折。

奏折已经写了一部分。在进入实质性的抨击文字之前，张謇想起十几年前李鸿章在韩国问题上的迁就退让姑息养奸的种种旧事。一些事情是张謇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如在眼前；有些事情是后来发生的，张謇不在场，虽有耳闻，但毕竟不那么确凿。张謇凝神静思，想弄个明白，一看屋里，同事的翰林们早已退班回家了，再看窗外，天色也已昏暗。于是决定将奏折带回会馆，晚上再接着连夜赶写……